目　錄

卷第一 …… 1
越絶外傳本事第一 …… 1
越絶荆平王内傳第二 …… 4
卷第二 …… 7
越絶外傳記吴地傳第三 …… 7
卷第三 …… 16
越絶吴内傳第四 …… 16
卷第四 …… 21
越絶計倪内經第五 …… 21
卷第五 …… 26
越絶請糴内傳第六 …… 26
卷第六 …… 31
越絶外傳紀策考第七 …… 31
卷第七 …… 35
越絶外傳記范伯第八 …… 35
越絶内傳陳成恒第九 …… 36
卷第八 …… 42
越絶外傳記地傳第十 …… 42

卷第九 …… 50
越絶外傳計倪第十一 …… 50
卷第十 …… 53
越絶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 53
卷第十一 …… 57
越絶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 57
卷第十二 …… 60
越絶内經九術第十四 …… 60
越絶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 61
卷第十三 …… 65
越絶外傳枕中第十六 …… 65
卷第十四 …… 71
越絶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 71
越絶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 72
卷第十五 …… 76
越絶篇叙外傳記第十九 …… 76
附 録 …… 81
《越絶書》逸文
校點後記 …… 85

越絶書

越絶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絶》?""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絶者,絶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耻之,故子貢説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吴,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絶乎?"曰:"不也。絶者,絶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絶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内,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絶〕。故作此者,貴其内能自約,外能絶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絶,故不為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楚,何不言《齊絶》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為生,以敗為成。越伐彊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吴太伯為?"曰:"小越而大吴。""小越大吴奈何?"曰:"吴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魯衛驂〕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越王句踐屬芻莖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貴)〔責〕,任用賢人,越伐彊吴,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吴,顯弱越之功也。"

問曰:"吴亡而越興,在天與? 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飢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大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吴。吴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絶》誰所作?""吴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删《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决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

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為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吴越。其在吴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為魯使,或至齊,或至吴。其後道事以吴越為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吴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授六藝,删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絶》,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説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絶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争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己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説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内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説之者見夫子删《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絶。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説者不專,故删定復重,以為中外篇。"

越絶卷第一

越絶荆平王内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吴，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吴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

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吴，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吴："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絶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

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執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

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

子胥聞之，即從横領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吴。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

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繫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

子胥遂行至吴。徒跣被髮，乞於吴市。三日，市正疑

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

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

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禄，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絶卷第二

越絶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世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宫，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城宫，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

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組山，晝遊於胥母。射於軀陂，馳於遊臺，興樂（越）〔石城〕，走犬長洲。

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

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

小城東西從武里，(面)〔南〕從小城北。

邑中徑，從閶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門〕，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顈，過猶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

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閶門外高顈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

閶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

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為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墜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麋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越〕王〔與〕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毋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為兵法。

蛇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為田。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匠門外欐溪櫝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

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吴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觀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於水海虚。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吴北野禺槀東所舍大疇者，吴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今分為耦瀆。

胥卑虚，去縣二十里。

吴北野胥主疇者，吴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糜湖城者，闔廬所置糜也，去縣五十里。

欐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宫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欐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秅碓山，故為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秅碓。

放山者，在秅碓山南。以取長(之)〔人〕秅碓山下，故有鄉名秅邑。吴王惡其名，内郭中，名通陵鄉。

秅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為"墜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吴東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置，與糜湖相通

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冤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後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絶。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冢，吴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吴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石城者，吴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摇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為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為鄉也。

宿甲者，吴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冢，摇王冢也。

烏程、餘杭、黝、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母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暸。

曲阿，故為雲陽縣。

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二)〔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耆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吴古故祠江漢於棠浦東。江南為方牆，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吴，到闔廬時絶。

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冢也，去縣三十五里。

白石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吴，過，更名為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殿〕屋以為桃夏宫。

今宫者，春申君子假君宫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户〕霤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户霤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户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户四，下户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户三，下户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霤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吴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

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為屬縣屋，不成。

吴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

吴諸里大閒，春申君所造。

吴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冢次，去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吴。三年，幽王徵春申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為假君治吴。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吴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為山陰也。春申君姓黄名歇。

巫門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吴，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鳥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彊竝。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

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為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為荆王，并有吴。賈築吴市西城，

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一〕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四〕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歐王為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為平都王。濞父字為仲。

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

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為牛宮。今以為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障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為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

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絶卷第三

越絶吴内傳第四

吴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吴，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

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吴師何以稱"人"？吴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吴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蠉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惛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者。"范蠡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吴人敗於就李，吴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吴，未戰，吴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禄。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

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為君。南夷與北狄交争，中國不絶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謚也。

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為君。文公為所侵暴，失邦，奔於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

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為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為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我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為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為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

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為變心易志。舜為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

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為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為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

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為齊相，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吴。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内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丈〕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内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争者。紂為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争也。紂以惡刑争，文王行至聖，以仁義争，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妊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説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絶卷第四

越絶計倪内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謀吴，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

頭而皇皇。彊弩不轂，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

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竝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

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

决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有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群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群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

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

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卧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

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扶〕同、(若)〔苦〕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

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甲貨之户曰粢，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户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户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户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户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户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户曰穬，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户曰菓，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絶卷第五

越絶請糴内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吴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吴。吴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吴。三年，吴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吴夫差不顧義而愧吾王。種觀夫吴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吴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糴於吴。天若棄之，吴必許諾。"

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於吴。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

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羅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吴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絶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况於人乎！”吴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為吾浦伏約辭，服為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吴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為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翩翩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

乎?"吴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群臣竭力以佐謀。"

因遂遯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吴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吴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户〕户别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况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

吴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遂遯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説。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吴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

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讒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吴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

逢同出見吴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吴王曰:

"夫嚭，我之忠臣；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慚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

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為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衿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為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為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

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

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吴王曰:"子何恐? 以吾殺胥為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群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圖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吴王近駱如故。

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為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

居三年,越興師伐吴,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反〕。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 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吴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吴自罷。太宰嚭遂亡,吴王率其有禄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吴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吴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吴,吴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吴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吴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絶卷第六

越絶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吴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為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睹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吴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黄氣在上，青黑於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吴越為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絶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户，憂在於斯，必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鄰，願王

定之，毋洩臣言。”

吴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笞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于斧掩壺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

范蠡興師戰於就李，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愧於吴，被秦號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吴。夫差窮困，請為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吴，可謂明乎！

昔者，吴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没水。吴王曰：“寡人晝卧，夢見井嬴溢大，與越争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吴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吴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門，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吴將昌也。”

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損軀切諫，虧命為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為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

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蠭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蠭審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蠭智能同均於〔胥〕，是之謂也。

伍子胥父子奢，為楚王大臣。為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絶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吴。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吴。是時吴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吴，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吴王以嚭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内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

范蠭其始居楚也，生於宛臯，或(伍)〔三〕户之虚。其為結僮之時，一痴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

人莫可與語，以内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悦，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吴。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聞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彼〕，我〔為我〕，何邦不可乎？"去吴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内，蠡出治外；内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絶卷第七

越絶外傳記范伯第八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禄，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黄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户。子胥以是挾弓干吴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吴。

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吴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争賈；騏驥之才，不難阻險之路。□□□□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

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被〕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為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吴。

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冤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吴，吴虚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越絶内傳陳成恒第九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顔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吴。吴城高以厚，

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吴。”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内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内。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卯)〔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吴。且夫吴(明)〔王剛〕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吴，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吴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

子貢南見吴王，謂吴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吴争彊，臣切為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吴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吴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

智，兩者臣無為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絶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吴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鋭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吴王大悦，乃行子貢。

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為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説。”子貢曰：“臣今見吴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與吴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耻。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鱉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

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體，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介〕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為空棘，身為魚鱉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脣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内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為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愕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為君觀夫吳王之為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内其身，善為偽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悦。

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

貢不受，遂行至吴，報吴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鱉餌。赦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

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鱉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離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吴王大悦，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吴王許諾。

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吴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吴，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

吴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

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争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宫，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

越絶卷第八

越絶外傳記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黄帝造衣裳，后稷産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積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

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内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吴，霸關東，徙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鋭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宫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吴，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照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足)〔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王〕(戈)〔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

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照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厨。領功銓士，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憩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絶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

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

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為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吴。吴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孤)〔狐〕之將殺，嚙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吴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為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吴，吴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吴，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吴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吴，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剚之！"吴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經百九十四步。或為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吴，禽夫差，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城〕里。

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内。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為冢。徙瑯琊，冢不成。去

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吴，種麻以為弓弦，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吴。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吴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為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吴，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吴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吴，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吴，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為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吴，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為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為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

句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為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照龜者冢也，因名冢為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為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為和公郡社稷墟。

巫山者，越魎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許。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為馬箠，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吴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買卒七(士)〔十〕人，度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吴，使吴人築吴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以為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吴，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説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嗥者，吴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皋)〔嗥〕。事見吴矣。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吴疆越地以為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吴，夫人從，道産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吴，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

吴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為臣。三年，吴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吴，東為右，西為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

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

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皋鄉，

更姓梅，梅里是也。

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絶〕〔紀〕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絶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

政使將魏舍、内史教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鄔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申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尺六，西面廣尺六寸。刻文立於越棟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鄔。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吴。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絶卷第九

越絶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愧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

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閭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曰)〔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曰)〔日〕益下。二者貴賤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煉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

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桓〕淫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為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户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差)〔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絶，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内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

越王大愧，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群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吴。遂有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

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内。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

已。子胥内憂:"為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内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録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為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

越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争彊,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為詐兵,為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争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耻。"此之謂也。

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絶卷第十

越絶外傳記吴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吴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鬥戰。闔廬□剄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宫。入門，見兩鑼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鏵倚吾宫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宫牆；見前園横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鑼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宫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宫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横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宫女鼓樂也。"吴王大悦，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

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王)〔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

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士)〔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嘆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之〕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

吳王勞曰："〔越〕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鑊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鏌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横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古)〔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僤僤；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鑊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

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甬，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嘆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為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

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飡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為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

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絶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吴王曰："今日聞命矣。"

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遂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吴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亡)〔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吴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仗)〔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絶吴之世。

越絶卷第十一

越絶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金)〔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宫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穿銅釜，絶鐵鑼，胥中决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溏)〔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

鄉二、駿馬千疋，千户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吴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吴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吴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户之都二，何足言哉！”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吴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吴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吴，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悦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

欲知泰阿，觀其鉏，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鉏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絶。”

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悦，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宫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黄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宫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决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宫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絶卷第十二

越絶内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吴，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吴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宫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吴乎？"越王曰："善。"

於是作為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黄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吴，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財，再拜獻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國空虚，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吴王不聽，遂

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巷〕哭。

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吴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巳)〔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義)〔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姒。"吴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而殺之。

越乃興師伐吴，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吴，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絶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黄、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

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

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何）〔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為，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

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

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周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雁門、北郡、清河，參也。

越絶卷第十三

越絶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先〕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人〕諸侯，聖主不為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

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

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隽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

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為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為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為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二)〔三〕表，即决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為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為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

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

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説。”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没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虚。困其士民，以為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為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

越王(間)〔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温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

越王(間)〔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

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静，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静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

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説。”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内，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内，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内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

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當温而不温者，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

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為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為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謗己；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己。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

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為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且)〔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為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户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户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户，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絶，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户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

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為天圖。”

越王既已勝吴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為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吴，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虚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

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絶卷第十四

越絶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

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

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

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為佐乎？君戒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

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越絶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既〕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嗣）〔祠〕，垂之來世，傳之萬

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衽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為州伯，以為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沂〕、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絶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吴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為誅？范蠡恐懼，逃於五湖，蓋有説乎？夫吴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為吴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顔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於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為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

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王）〔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兆，徵為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為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為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荊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

觀乎《兵法》，能知却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叙》，能知忠直所死，狂懵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於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内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絶卷第十五

越絶篇叙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越）〔起〕，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吴。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乘）〔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没而微言絶。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説也，魯安，吴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吴、越，□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絶於彼，辯士絶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絶》。

問曰:"《越絶》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吴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吴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為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禄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彊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

〔問曰〕:"《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冤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竝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為,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吴。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吴何親乎?"曰:"子胥以困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吴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吴敗而殺

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概，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叙〕，師不説。"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悦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吴，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吴人也。"

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為狂者？句踐何當屬巫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為福，危民易為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

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棗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内。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

問曰："子胥伐楚宫，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山之)〔之山〕。子胥兵笞卒主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干)〔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勞〕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吴。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吴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誠)〔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吴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為比肩。記陳厥説，略其有人。以去為(生)〔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

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己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為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誡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絶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附錄

《越絶書》逸文　錢培名輯　據龍溪精舍本

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見在。銅柱石填地。《文選·吴都賦》注

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為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當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没身黄坡。"《吴地記》

闔廬葬女於邦西，名為三女墳。吴先主發掘無得，鑿分為三，呼為三女墳也。《書鈔》九十四。按《越絶書》安得及吴先主事？蓋後人妄增。

美山

大雷山

小雷山

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

〔子〕死遂葬城中。上並見《後漢書·郡國志》注

北城，泰伯所築。《咸淳毗陵志》

伍員取利浦黃濆土築此城。《咸淳毗陵志》引，在無錫闔閭城下。

吳人於硯石置館娃宮。《寰宇記》九十一，《吳郡圖經續記》引"硯石"下有"山"字。

秦始皇至會稽，徙越之人於烏程。《寰宇記》九十四

東甌，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路史·國名紀》："秣陵上元西南七里有故越城，《越絶書》云云。"

宋大夫華元冢，在華原陳留小黃縣北。《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

闔閭惡王子慶忌，問於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於國，其人細小也，曰要離。臣嘗見其辱壯士菑邱訢，《吳越春秋》作椒邱訢。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水神出取。菑邱訢大怒，褊袒操劍，入水與戰，殺兩蛟一龍，連日乃出，眇其左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座。訢恃其神戰之勇，輕士大夫，要離與之對座，即謂之曰：'吾聞勇士之戰也，與日戰者不移表，與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戰於泉水之中，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辱，勇士所恥。自驕於友人之旁，何其忍負也？'於是，菑邱訢卒於結恨勢怒，未及有言，座衆分解。菑邱訢宿怒遺恨，夜往攻要離。要離戒其妻曰：'曩者，吾辱壯士菑邱訢於大衆之座，有受不還報答之怒，餘恨忿恚，冥必來矣，慎毋閉門！'菑邱訢果往，入門不閉，登堂不關，入室不守，放髮僵卧。訢乃手拔劍而捽要離，曰：'子有三當死之過，子知之乎？'要離曰：'吾不知

也。'菑邱訢曰：'子辱吾於大座之衆，座衆二字疑當互易，《吴越春秋》作千人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門，二死也；卧不守衛，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雖欲勿怒，其得乎哉？'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菑邱訢曰：'吾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不報答，是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是二不肖也；先拔劍手持頭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之愧而欲威我，豈不鄙哉？'於是菑邱訢仰天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有訾吾者，若斯要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御覽》四百三十七

屬鏤《史記·吴太伯世家》索隱曰："劍名，見《越絶》。"

無餘都會稽山南，今越城是也。《史記·越世家》正義

句踐遊臺上有龜公冢在。《寰宇記》九十六

興平二年分立吴寧縣。

餘暨，西施之所出。上並見《後漢書·郡國志》注

棟猶鎮也。《水經·漸江水》注

越王句踐既為吴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遊，見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吴。《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

闔廬既重莫耶，乃復命國中作金鉤。有人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釁鉤，遂成二鉤，獻之闔閭，詣官求賞。王曰："為鉤者衆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曰："我之作鉤也，殺二子成兩鉤。"王曰："舉鉤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吴鴻、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絶於口，兩鉤俱飛著

於父之背。吴王大驚曰:"嗟乎! 寡人誠負子!"酒賞之百金,遂服其鉤。《文選·吴都賦》注,亦見《吴越春秋》。

伍子胥《水戰兵法内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文選·侍遊曲阿後湖》詩注,《御覽》三百十五作"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御覽》三百十五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六尺。原作"五丈六尺",依《七命》注改。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侍遊曲阿後湖》詩注。按此本吴事,而《初學記》二十五引"越為大翼、小翼、中翼,為船軍。"戰事類賦注亦引云:"越為大翼、中翼、小翼之船以水戰。"皆屬之越,疑誤。

闔閭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令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書鈔》百三十七引云:"小翼可載踐餉也。"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御覽》七百七十。"橋船",《書鈔》百三十八作"篙船"。

吴王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敖歌擊鼓者斬。"《御覽》三百五十七。按以上三條蓋皆兵法篇之僅存者。

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史記·越世家》正義

西施亡吴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吴地記》

蜀有蒼鴿,狀如春花。《御覽》九百二十二

校點後記

《越絶書》,東漢袁康、吴平編著,是一部記述越國歷史主要是春秋末期吴越兩國争霸歷史的書。此書所以名"絶",一般認為是取越曾稱霸,後為楚滅,經秦歷漢,其史斷絶不繼之意。最近,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鄭張尚芳研究員告訴我,古越語與泰文屬同一語系,"絶"上古音*dzod,相當泰文的 Cod,它是"記"、"記録"、"記載"的意思。這樣,"越絶"即是"越記",是"越國歷史的記録"。此説使人耳目一新。

《越絶書》的作者,在最早著録此書的《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中均題子貢,宋《崇文總目》著録此書,除列子貢外,又云"或曰子胥"。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上述意見都無確證。明代中葉,學者們從《越絶篇叙外傳記》的一段話中獲得了有關作者問題的新綫索。其文云:"記陳厥説,略其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解此隱語,知"記陳厥説"者為袁康,"文屬辭定"者為吴平。他們是

東漢初年會稽人。

但後人研讀此書，發現内容駁雜，文字風格不一。如《崇文總目》云："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又如嘉靖二十四年孔天允浙中倣宋刊本序云："《内經》《内傳》，辭義奥衍，究達天人，明為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論，《記地》兩篇，雜以秦漢，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這樣的看法比較普遍。因此，人們認為，"此書非一時一人所作，……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七）綜上所述，袁、吴二人不是此書作者，他們的工作只是編定或輯録。

《越絶書》是一部史書，《四庫全書總目》入"載記類"，各叢書及書目多入别史、雜史。此書記載了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地理山川、農田水利等，是研究越史最重要的著作。春秋時越算一國，秦漢一統，越是地方，所以《越絶書》又是我國最早的地方志。總之，此書在歷史學、軍事學、地理學、方志學、語言學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越絶書》最早著録都作十六卷。《崇文書目》著録為十五卷，並云此書"舊有内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纔二十篇。"今本十五卷，計内傳四篇、内經二篇、外傳十三篇，共十九篇。此與完帙相較，缺一卷、少六篇，但不知所缺的篇目。

唐、宋所著録的《越絶書》今已不見，即南宋和元所刊諸本亦已不傳，今所存最早刊本為明本，如正德四年吉水劉以貞刊本、嘉靖二十四年姚江夏恕刊本、嘉靖

二十六年陳塏刊本、嘉靖三十三年張佳胤雙栢堂刊本、隆慶間吳琯《古今逸史》本等。此書清代刊本，主要有乾隆五十六年刊漢魏叢書本、光緒四年小萬卷樓叢書本等。其中小萬卷樓叢書本附有錢培名札記一卷、逸文一卷。錢氏札記徵引豐富，用功甚勤，對《越絶書》之衍脱錯簡等多有糾正。民國以來又有龍溪精舍本（潮陽鄭氏用萬卷樓本校刊）、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涵芬樓借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雙栢堂刊本景印）、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據明本校刊）等。建國以後有1956年商務印書館刊張宗祥校注本。此本參校各本，態度審慎，是一個好本子。

此次校點《越絶書》，以龍溪精舍本為底本，校以四部叢刊本和商務印書館本。凡有所增删改定，多依錢培名札記和張宗祥校注。但亦有錢校正確而未改者，如《外傳枕中》第十六"百里之神，千里之君……不知三表，身死棄道"一段，錢校于"百里之神，千里之君"下云："此下錯簡，當接下'千里之神，萬里之君'至'務執'三百八字"；于"湯執其中和"下云："'湯執'二字衍，'其中和'上錯簡，當接後'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云云"；于"不知三表之君"下云："'之君'二字衍，此下錯簡，當接後'身死棄道'云云"；于"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下云："自'千里之神，萬里之君'至'務執'三百八字錯簡，當移置前'千里之君'句下，'三表'等十字衍，轉寫錯亂，又經淺人妄增字句，遂不可讀。"錢校準確，但如據正則更張太甚，因記于此，讀者自覽。

《越絶書》衍脱錯簡相當之多，雖經前修時賢校勘，仍難盡復舊觀。因此，有不少地方不可標點，但原本如此，只得仍舊。此次校點，仍可能有不妥之處，請讀者指正。

校點者

1998 年 4 月 5 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五别史（6）.越绝书
作者=赵晔
页数=88
SS号=10483104
出版日期=